

抱
箭
集

鄭安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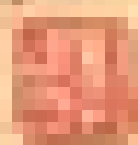


花

前

集

卷之五



抱 箭 集

郭沫若 著

海 燕 書 局 行

抱箭集

• 版權所有 •

刊行者：

著者 郭沫若

發行人 俞鴻模

印刷者 光藝印刷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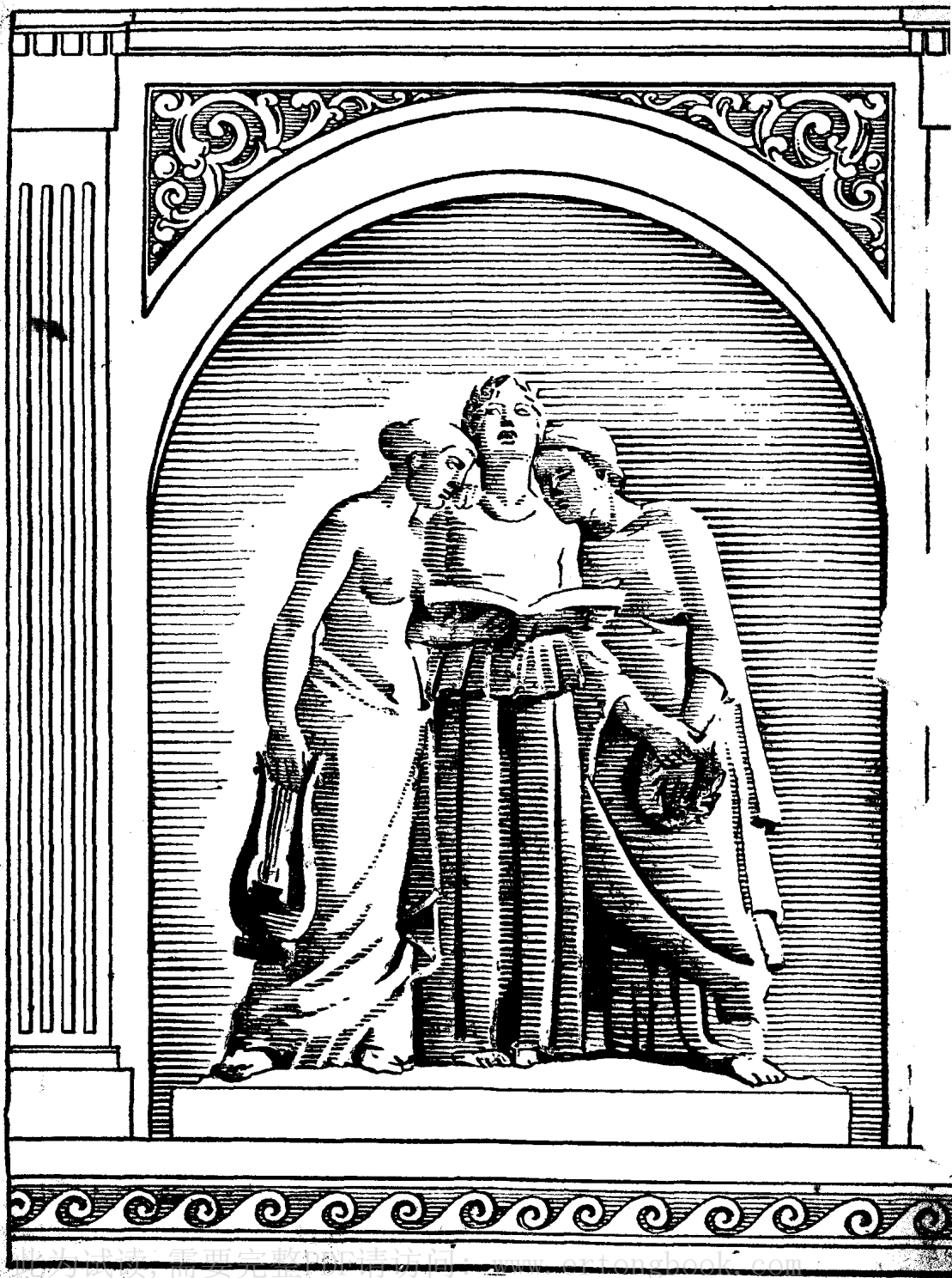
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

刊行日期 一九四九年七月

海燕書店

上海四川北路一四六六弄六號

總(42)全(A-3-2) • 2 (1001-4000)



目次

第一輯：殘春及其他

今津紀遊……………三

殘春……………一八

牧羊哀話……………三四

月蝕……………四七

第二輯：山中雜記

菩提樹下……………六五

三詩人之死……………七〇

芭蕉花……………无

鐵盞……………三

雞雛……………五

人力以上……………九

賣書……………一〇

曼陀羅華……………一〇五

紅瓜……………一八

第三輯：路畔的薔薇

路畔的薔薇……………三一

夕暮……………三一

水墨畫……………三一

山茶花……………三三

墓……………三三

白髮……………一六

第四輯：水平線下

原版序引……………一六

百合與蕃茄……………一四

亭子間中……………一五

後悔……………一六

湖心亭……………一七

矛盾的調和……………一〇

第五輯：歸去來

雞之歸去來……………一〇

浪花十日……………一〇

東平的眉目……………一四

癩.....二五〇

太山朴.....二五六

達夫的來訪.....二六一

斷線風箏.....二七一

第六輯：芍藥及其他

芍藥及其他.....二七五

芍藥・水石・石池・母愛

銀杏.....二七九

蚯蚓.....二八二

小麻貓.....二八六

雨.....二九五

小皮篋.....三〇一

十月十七日.....三〇九

丁東草（三章）

丁東・白鷺・石榴

飛雪崖

附：補記

影子

下鄉去

一 卡車追逐

二 林園訪友

三 白果樹下

四 塞翁之馬

五 離合歡悲

六 夜來風雨

七 新的果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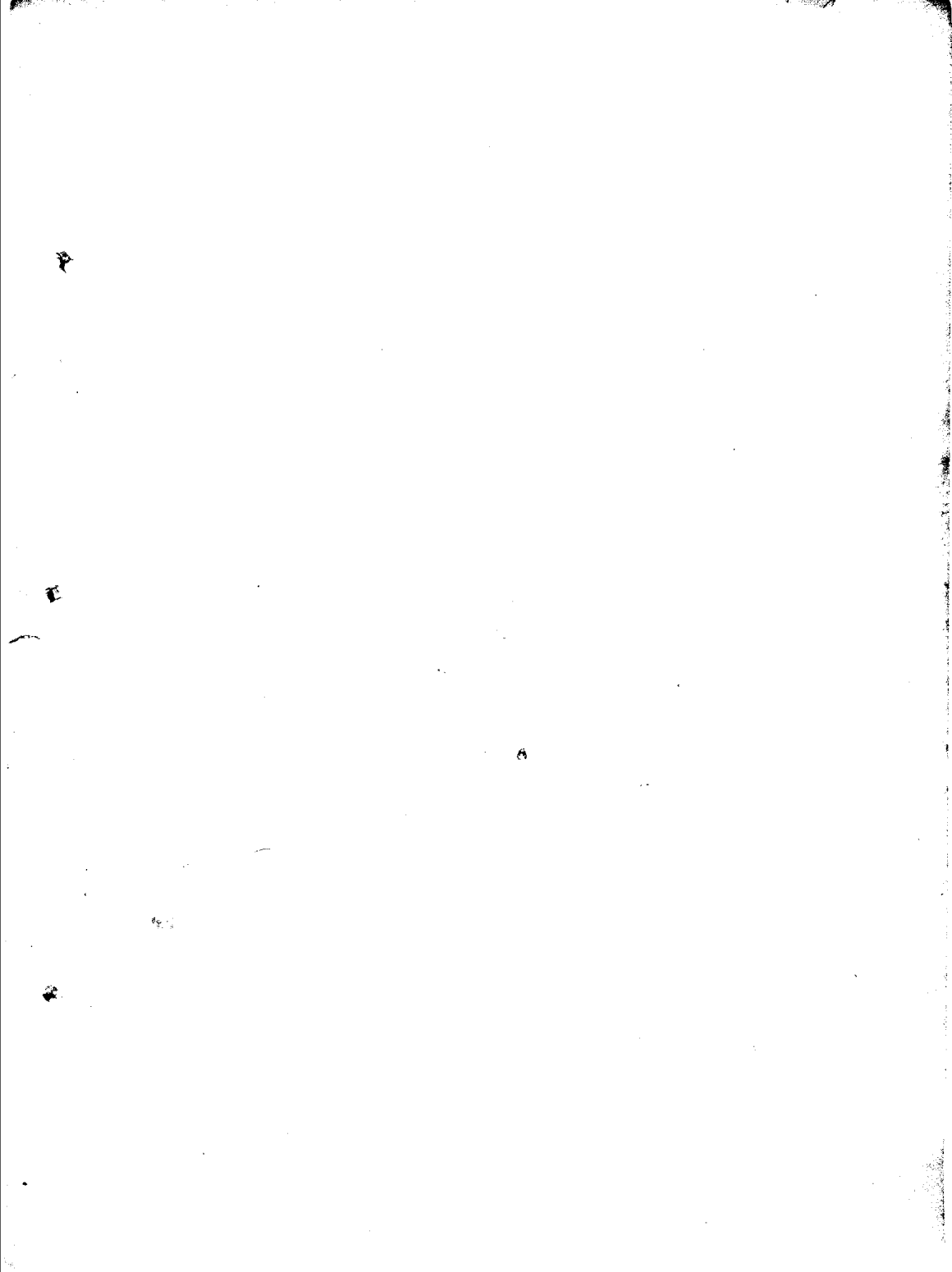
第

一

輯

：

殘
春
及
其
他



今津紀遊

一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我們人類好像都有種騷遠性。當代的天才，每每要遭世人白眼。意大利詩聖但丁，生時見逐於故國，流離終老，死後人始爭以得葬其骸骨爲地方之榮。俄國文豪杜斯妥逸夫司基，生時亦受盡流離顛沛窘促之苦，死後國人始爭爲流涕以盡哀。這種要算是時間上的騷遠性了。空間上的騷遠性，我把我自己來舉個例罷。我是生長在峨眉山下的人，在家中過活了十多年，卻不曾攀登過峨眉山一次。如今身居海外，相隔萬餘里了，追念起故鄉的明月，渴想着山上的風光，昨夜夢中，竟突然飛上了峨眉山頂，在月下做起了詩來。

不再扯遠了。我來福岡市，已經將近四年，此地的博多海灣，是六百四十年前，元軍第二次東征時全軍覆沒的地點。當時日人在博多灣沿岸各處要隘之地築壘抵禦。九年前在東京一高聽講日本歷史的時候，早聽說福岡市西今津地方，尙有一片防壘殘存，爲日本歷史上有名的史蹟，當時早恨不得飛到今津去踏

訪，憑弔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的戰地。

我在民國二年年末到日本的時候，是由火車穿過萬里長城從朝鮮渡海而來。火車過山海關時，我在車中望見山上蜿蜒着的城壘，早曾嘆服古人才力之偉大，而今人之碌碌無能。後日讀 P. Renner 氏所著德國的詩人利林克龍（Lilienron）傳，敘他晚年在北海配爾屋牟島（Pellworm）上做堤防總督的時候，每在暴風咆哮的深夜，定然在高堤上，臨風披襟，向着洶湧的狂濤，高叫出他激越的詩調。我受了他這種凱旋將軍般的態度之感發，我失悔我穿過萬里長城的時候，何不由山海關下車登高壯觀，招弔秦皇蒙恬之魂魄？我至今還在渴想……唉！這也算是一種驚遠性的適例了。我在福岡住了將近四年，守着有座「元寇防壘」在近旁，我卻不會去憑弔過一回，又在渴想着踏破萬里長城呢？

元寇防壘，日人所高調讚獎的「護國大堤」，在我想像中以爲定可以與我國的萬里長城堪伯仲。守此而不登，豈不是驚遠性之誤人嗎？

二

今晨八點鐘，早早跑上學校裏去，不料第一點鐘的內科講義纔是休講，好像是期待着要搭乘的火車，突然遲延了一樣，我顛轉沒有法子來把這一點鐘空時間消遣。我沒精打彩地走進圖書館，把一兩禮拜前

的新聞紙隨手翻閱，覺得太無聊了。我想起今日的課程，都是不願意上的，只有午後兩點鐘以後的檢服實習是不能不出席，我何不走到個甚麼地方去，利用我這半日的光陰，或者我親愛的自然，還會賜我以許多的靈感。

市外的西公園，自從前三月田壽昌來訪我時，我們曾同去遊逛過一次以來，我已兩年不去了。雖然不是開櫻花的時候，園內有些梅花，定已漸漸開放，能在這樣晴好的天氣中，坐在那園中高處，看望太陽光下的海波，也正是無上的快心樂事。不錯，我便往西公園去罷！我纔一動念，我的兩脚已把個挾着書包的我運出了校門。我竟成爲電車的乘客了。

電車西行，有三十分鐘的光景，到了西公園。我下車徐徐向園門步去。別的同学都是挾着書包向東行，我一人卻是挾着書包向着西走，我又穿的是制服，戴的是制帽，行路的人好像都在投一種詭異的眼光向我。我不是磨房的馬，定要瞎着眼睛受人驅使嗎？你們難道不要我有自由意志！懷着一種無謂的反抗心，我還沒有走到園門，驚遠性突然又抬起頭來。西公園離今川橋只有一區的電車，到了今川橋再坐幾站輕便火車，便可以達到今津。走熟了的地方有甚麼意思！元寇防壘！護國大堤！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的古戰場！去罷！去罷！去學利林克龍披襟怒吼！

我又坐上了電車去了。沒有幾分鐘的光景，電車已經到了終點。我從今川橋下車，往輕便鐵道的驛站

——名目雖叫驛站，但只是街面上的一家舖口代辦的——上去買車票。我檢查我的錢包，只有五十錢（一錢合我國銅元一枚）的一張紙幣。

——「往今津的車票要多少錢？」

——「要二十四錢。」

——「請把一張來回票給我。」

——「要四十八錢。」

我把紙幣給了賣票的，他把了十六區的車票給我，找了我兩個銅板。原來輕便火車的車票，也還是同市內電車的一樣，是分區零買的。他指示着車票上的站名向我說：從此處到今宿，是八站路，一站四錢，從今宿再坐渡船纔能到今津。

我問：「渡船錢要多少？」

他說：「要三錢。」

我聽着吃了一驚，我手中只有兩個銅板了，今天的計畫，不是完全歸了水泡嗎？我急忙在衣包中搜尋，另外又纔尋出一個五錢的白銅小幣。啊，好個救星！這要算是在沙漠中絕了水的商隊，突然遇着了 Oasis（沙漠中膏腴之地）了！驛站中待車的人很多，火車到十點鐘的時候纔能開到。

日本人說到我們中國人之不好潔淨，說到我們中國街市的不整飭，就好像是世界第一。其實就是日本最有名的都會，除去幾條繁華的街面，受了些西洋文明的洗禮外，所有的側街陋巷，其不潔淨不整飭之點也還是不愧爲東洋第一的模範國家。風雨便是日本街道的最大仇人。一下雨，全街都是泥淖淋漓，一颼風，又要成爲灰塵世界。又聰明又經濟的日本國民常常整些細碎的石子來面在街上，利用過往行人的木板拖鞋作爲碾地機的代用。隔不許久，石子又要變成了灰塵，又要變成了泥醬了。驛前的街道，正是石子專橫的時代。街心的四條鐵軌，差不多要埋沒在泥土中了。街簷下的水溝，水積不流，昏白色的醬水中含混着銅綠色的水垢，就好像消化不良的小兒的糞便一樣。驛旁竟公然有位婦人在水溝上搭一地攤，攤上堆一大堆山榛，婦人跪在地上燒賣。這種風味，恐怕全世界中，只有五大強國之一的日本國民纔能領略了。

坐在站中，望着外面雜踏喧闐的街市，無端地發起了這段敵愾心來，中日兩國互相輕蔑的心理，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真是無法醫治呢。

人總是不宜好的動物，金錢一富裕的時候，總要湧出些奢侈慾望來。我無意識中又在一個衣包之內搜出了一張五十錢的紙幣，我好像立地成了位大富翁一般。火車輪船要運轉時，煤煙是不可缺少的原動力，人要去旅行時，紙煙也當然不可缺少。我便花了八個銅板，買了一匣紙煙，一匣洋火，便在驛站中吹雲吐霧起來。可憐吹吐還不上半隻，我的腦天早已昏昏朦朧了。滾蛋罷！我含着幾分可惜的意思，把剩下的半隻